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之六

聖湖 高汝棫 輯

壬寅萬曆三十年二月 皇太子婚冊妃郭氏○增選  
東宮講讀官○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  
火廠房殺榮撫案以聞 上怒持其章不下大學士沈  
鯉揭言定亂宜速久且生變又具列榮罪狀 上爲震  
威得無株及○真人張國祥以國慶請給三代誥命中  
官傳上語欲予之禮部執以爲非体事竟寢○禮部尚  
書馮琦請回中使亟罷礦稅疏畧謂西北之水天設此

國家事全  
賴老成碩  
士至持其  
間若秋吏  
濫刑二三  
得以中窳  
者輩之力  
也

斗室明就  
照因出所  
在生心不  
致有斬木  
揚竿之變  
昔皆由祖  
宗從漢宋  
深崇主讓  
明仁厚意

險以限華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徐淮之  
下流。寒裳可涉。運艘不前。洮河之上源。又告枯竭。不過  
三尺。謂秦監梁永作惡已極。致此咎徵。要之。河自關天  
下。不獨秦分也。間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厥房矣。粵以李  
鳳釀禍。欲剗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不  
安矣。兩淮以激變地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  
肅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在見告。試觀此等民情。  
亂在旦夕。皇上寧獨無動心乎。不報。○倉場侍郎謝  
杰言。漕河告涸。糧運萬分難至。所有調停之法。莫如在  
舊糧于倉。暫放兩月折色。蓋銀係輕齋。可不時而來也。

臨德二倉所積宜先解之京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卽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米價不漏又無損于日後也

### 下部議覆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爲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無所濟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竭哭異變見川原壅塞蓋難以類言也

孟夏朔享大廟日有食之禮部疏奏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宜以朔日專赦日翌日享大廟○西夷來貢以玉

市人不得直長跪泣道傍當事聞上命承運庫與其直而去○上偶違和詔所司召輔臣一貫入論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時政所急如罷稅礦起廢等事翌日上安諸事迺寢時都察院溫純與吏部尚書李戴謀卽日奉行仍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繁須再請次日上意變天下惜之○河南道御史劉九經以日食陳言語倣大學沈一貫不報

九經秦人執政不能無少望而謀孽者遂謂都察院溫純與閣臣沈鯉及冢宰李戴或同鄉或同譜夙相厚善而禮部右侍郎郭正威又爲密友其于二三輔臣不無左右袒形迹愈闕不可復合矣

榆林卒變詔案治首亂如法巡撫張士佩乞休亦罷榆

林鎮城迤北積沙與城平。下令餘卒除之。總兵某與士佩有宿憾。號其衆曰。食不宿飽。除沙奈何。邊沙其可盡乎。卒乃甲而譙士佩。開門諭之曰。吾令若除邊沙。防寇蹂躪汝耳。誰敢爲此語。以熒惑衆心者。衆旋定。言者以激變歸士佩。士佩上疏謝過求罷。詔按治首事者。士佩亦卒于官。○稅監梁永遣人至鎮。豎幟開椎。總督李汶擒而詰之。隨遁去。永又請鎮守。請理鹽法。請開馬市。汶一一論奏。永爲氣奪。○稅璫魯保請以應天馬場變價。守臣力距之。廼止。時大風拔富家樹成穴。璫誣以盜礦。諸奸磨牙操椎斧者無數。將遍及近地。諸山府尹徐申

力白富家寬而盛言帝京王氣不可鑿犯者無救璫不能奪

閏二月漕運總督李三才疏言

皇上御極之初國有

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內誣哮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

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勤瘁海之外夷勞

師百萬費財六百萬其于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龍三

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

勦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于不得

不治勞師百萬費財六百萬何哉天不厭禍黃河又決

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加河恐不足恃漕運可

朝鮮倭捕  
三大征皆  
得已之矣  
而卒至于  
不可已此  
誰爲爲之  
故曰安祿  
以終禍矣  
豈更者下  
可不研也

憂治之而不復故也。百萬之費，數百萬之夫，將焉用之？今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所以救災拯溺，出于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疆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貞乎？嗇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

三月吏科給事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戍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義弘正成尚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死于兵燹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



之與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感憤。削髮辭去。不大愧  
玠哉。姑息優容。四千打點之說。又見兵科之疏。是益之  
愆也。雲南巡撫陳用賓。陷死猛廷瑞。已犯殺降之戒。寬  
死李先著。更博士類之悲。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  
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賕之厚土儀之貨。敢于褻君。暴功  
之敘。滔及瑞稅。小人之惡。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  
容匪類之廁。二條俱出本朝紀要○存問大學士王錫爵。錫爵上  
疏謝恩。○湖廣進鮮粗惡。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鮮之  
進也。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  
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舡十二隻。皆布政司獻進。弘治

二年四月始命內臣造辦如七年數船止十二隻至是則屬之有司而數之增加不必言矣正誼與陳增相左增究其黨譖潤其間故有是奪耳

高汝拭曰嘗聞劉御史九經巡城禁鬻蝦蟹鱉蟹之類一日御膳中有蟹馬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上曰今後勿復進頃犯御史禁也可見聖明一示一奪皆政體所關豈以嗜味為喜怒也羣小之於翁良甚可畏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嘗熟縣生員試於郡以小忿辱其知府其事聞禮部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詬悔庶有懲艾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敕封琉球

壬寅當請封於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出使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河決運道阻。以李化龍爲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奏言決河驟挽非易。河之害一。而沿河之害十。請開泇河。歷陳利害。無以吝蓄失事機。無以節省貽實害。計費三十萬。上報可不半年。泇河通。增水。駟行李無留滯。設關啓閉。以時。漕艘與官民舡。魚兵分行。黃工亦成。

泇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水。下流南通淮。廣舒慮管。鑿韓莊中作而能。劉東星在事。欲成之。會卒未果。化龍至是議開。竟成功云。

二月卜酋封事成。先是虜王近塞下。初騎出沒。獨石新平間。諸宿將集麾下。兵待虜。總督宣大馬鳴鑿。盡罷去。

之曰奈何未見敵而先自疲也弟修明法令宜朝廷  
威信虜卒不敢動亡何虜王死其孫小酋應嗣封虜法  
凡嗣封者必先與虜婦婚而酋婦有孫素囊欲擅市賞  
利每教酋婦以年老爲辭往復久之終不決或欲置婚  
事勿問且予封鳴鑿曰不然王印酋婦握之不婚而封  
彼必不予印印在彼而封在此是二王也卜酋王而市  
賞當盡歸之酋婦必不甘若歸之酋婦則利在素囊卜  
酋必爭是封事成而虜孽起未見其能輯諸部也夫馭  
夷之道彼求我則重我求彼則輕爲貪一時速封之名  
而不恤其後非忠于謀國者所敢出也後卜酋竟與酋

婦婚諸首具狀以請封事遂成。○兵部武選司郎中沈朝煥奏錦衣世襲官冗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董其目曰祖宗有覈盡之祿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爵非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準賈有日增無日減豈利世磨鈍之權亦傷時害民之盛也。

五月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時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使儀賓袁渙奏楚王非真恭王子楚王亦劾宗人併辨其事益華越之疏至也首輔沈一貫語通政使沈于木無爲通及楚王劾宗人疏至一貫問計于禮部掌部事侍郎郭正域正域以宗人疏未上當行楚撫臣勘及華越來云匿疏狀遞政取其疏易日

正域此論  
極正其如  
四明之偏  
徇何也

亂世系罪  
繁何坐

犯衆怒矣

月以聞事下部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于武昌詢問而  
禮部後以行勘請一貫曰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郭曰  
某與楚王同城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不勘則楚王迹不  
能明各宗人罪不定王疏勘各宗疏不勘何以服人且  
王奏華越殺孩婢迫死王氏歐傷胡氏棄毀黃僉事呈  
辭情易見事非難竟華越奏王非恭王子亂皇家世系  
神人共憤罪伯十倍于華越但二十餘年迄今始發而  
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王論華越一人而二十九人同  
攻王果有真見出真情否王假則華越當別論王真則  
華越罪不啻如王奏請下楚撫按勘正域武昌人右楚

宗人而輔臣沈鯉又右正域戶部尚書趙世卿倉場尚書謝杰獨謂王非假楚王不能無懼迺持百金賄正域許以萬金相謝正域欲執其人以金首念事在楚設有反覆得以藉口第爲書覆云云自有公論有國法非可私也宗人亦疑正域左袒王相與約曰俟渠歸鄉人持一炬焚其廬石碎其顛耳已見正域疏始豁然○楚勘疏與王辨疏至上以其有異同令九卿科道詳議禮部上其事科臣姚文蔚奏劾禮部侍郎郭正域故王護衛中人去其藉王嘗笞其父正域又奪王地以此謀害王正域疏辨改藉奪地事皆誣并劾首輔沈一貫通政

沈子木御史康丕揚且檢楚王往來書帖進呈以妻其証楚王之証。上曰楚王真假之事何復于二十余年後始發覺至以其妻見証豈可憑信于是以王爲真而正域乞休去。

高汝楨曰予嘗讀總督薛三才疏而重有感于楚事也其時三才爲湖廣左布政嘗語巡按潘之祥書謂楚王與王秀才面貌酷似後祥發其言三才曰不但曾與祥言之亦曾語撫按二臣併有詢及楚事者亦不諱也謂楚王假者通國皆言是言蓋從王氏抱養者也故才始終不敢謂楚王爲真且曰當時撫臣趙可懷按臣應朝辨會疏請遣法臣覆勘下九卿科道會議何嘗便謂楚王爲真哉中旨一出遂難反汗矣及楚獄既上衆議盈庭以溫都御史之方執且不能于衆申其從輕從重之說才亦安能必行其說于撫按而使停刑上請也噫斯言也雖謂楚宗之實錄可也



神聖子先  
壽所以嚴  
父子骨肉  
之際仁善  
兼於慈孝  
之極不無  
可以至矣  
即當年母  
愛子抱外  
謙謹謹然  
雖有城社  
嫌孽之奸  
率不以爲  
其神訓立  
長之序則  
愈足以見  
神廟之明  
聖元帝之

六月有投匿名妖書于各署語涉東宮東廠奏聞上覽  
書怒甚閣部諸臣咸具疏待罪上立限廠衛五城捕  
獲傳諭內閣曰朕自承繼祖宗垂統每思太子乃國根  
本朕心慈愛教訓皇太子聰明孝友純篤其諸皇子俱  
好學親賢時率謁見聖母喜悅倍常且朕心忻慰可  
謂國家具慶矣近見皇太子成婚已近二年未見子嗣  
心切念慮已面諭慎擇淑媛內卽以廣後出螽斯又時  
逢陽長適遇聖母萬壽節朕心歡悅正欲特諭卿等  
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詳擇施行共圖化理不  
意東廠訪獲奸書一本具奏事件朕一見怒恨何嘗有

十可矣  
九可矣  
八可矣  
七可矣  
六可矣  
五可矣  
四可矣  
三可矣  
二可矣  
一可矣

意念已着密訪真實奏來重處究治今日覽文書見  
方彞等所奏及印刻奸書相同何乃駕捏虛言無形生  
影淆亂廷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親情誣陷大小臣工  
坐以褫天覆地之罪而首領卿等一網打盡忠良使朕  
孤立干上首謀叵測朕心愈加忿懣必有主使之人同  
謀黨類卿等可傳示便着嚴衛城捕緝事衙門嚴行訪  
拏在外卽行撫按等官緝拏俱要真實具奏務使必獲  
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等爲朕股肱義同休戚豈  
宜辭遜墮中奸計驚危社稷卿等卽出贊理以分朕憂  
以絕奸心特諭卿等知之

時兵馬等官已住條巡城者人人驚恐兵部遵旨定立賞格奏請上以罪當大逆不道宜照軍典事例命與實按指揮命事賞銀五十兩其餘以次遞敘

錦衣衛都督王之楨奏言奸書之作由本衛僉書周嘉慶旂衛崔得緝有兵馬劉文藻緝有吳縣沈令譽下詔獄命官會同巡城審實具奏

令譽瑩人也上命該衛並迨兵馬同審兵馬突出所殺吏部主事王士驥荐于王立書於令譽家該衛以聞上命削士驥籍

是時玉石不分惟意之所欲生耳幸有一

能脫此無

迨湖廣罷官吳化至文華門外下化於理并勒禮部侍郎郭正域在藉聽勘時一貫方以楚事恨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爲之刑科給事錢夢皋直指正域所爲且及輔

臣沈鯉御史康丕揚佐之波及正域同年胡化巡捕提督陳世忠又緝獲正域書辦毛尚文在逃家人何重郭慶發卒圍正域舟復捕其乳媪龔氏陳氏面審供詞不一再下法司究問○楚宗人蘊珍等殺湖廣巡撫趙可懷楚事既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幣謝諸貴人楚宗知之率衆邀諸途周應治鄞人也恐事露率驍騎盡縛之械繫于獄明日可懷出視事三司使者環列宗人羣而訐于趙可懷可懷譙責之時可懷起至溜下欲訊審稍俯躬珍等遂以手械急擊其首因仆立殺之餘宗盡起編擊諸司皆踰墻走周應治亦被傷諸宗既殺可懷

乃揚言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因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備，避免。于是騰寫榜文曰：假王盜國，汗我廟堂，而貪官受賄，以假作真。復將予等非刑，桮柳歷數可懷之罪，謂其黨助親王云。○上命司禮監太監田義戒諭皇太子宮中內外局與執事人等：近日偶有奸書流言，關係國本。朕知此書必奸臣欺陷忠良，假借宮闈爲此妖妄，絕無一毫影响之事。恐皇太子過爲疑懼，朕已有諭旨了。爾等宜以理開導，使安心進修，以保齊體。以進睿德。故諭時方嚴捕妖人。上復召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

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開門仍遣司禮監太監田義傳諭  
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宜 皇太子在啓祥  
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水論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  
性之心你自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  
近有惡逆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  
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  
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  
事等旨意今日宣你來而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  
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  
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官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

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願辭去。送至殿簾。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吏部尚書李戴乞休回籍。妖書之事。以動搖國本爲言。執政請于上。務窮所由來。旨大索長安中。遍及海內。敢匿者族。發覺者封萬戶侯。人情惴惴。且暮不自保。王之積嫁禍于錦衣周嘉慶。戴與嘉慶姻親。憾之者不能無疑。因十二疏請告方允。

戴服除。改工部尚書。家宰缺。吏部推可任者七人。戴名居後。獨被薦用。在事六年。兩討內外。吏族滿。加大太子太保。皇太子孫。部方面官。存同歲。給與。錄。片。給。康。米。云。

推南京通政使楊時喬爲吏部左侍郎。喬至卽署堂印。

吏白請印移選司。印行諸牒時，喬不可。吏曰：無他選事，煩取便宜耳。喬曰：若爾，置一選司足矣。安用適公爲語塞而止。○都察院御史溫純上書，誦言郭正域、沈鯉無辜受害時，正域以楚藩事忤執政，已出都矣，而附和者遂謂沈鯉、郭爲密謀，邏卒日夜環鯉第偵伺之，縉紳皆引避不敢及鯉之門。○以梁應龍巡撫湖廣。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正月，湖廣巡按御史吳楷奏言：楚宗蘊、鈐等殺死巡撫趙可懷，劫掠倡亂等事，奉旨許盡法擒拏，及通行各省，直協勦。楷連疏，皆描寫諸宗反狀，是特楷出巡荆州，止據道路流傳之語，以聞。故部議



紛紛召四方之兵。楷亦先撤洞庭、澧陽、三江之兵入防會城。以待諸宗之變。而左布政薛三才慮多兵激變。不許一兵入城。第以兵舡次于三十里之外。後楷入城。紛紛兵甲亦隨之入。蓋疑諸宗有甘心焉者。而以兵自衛。且欲自審其疏中前語。然諸宗固安然不動也。○沔河功成。加李化龍少保。瘡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旣而復敘播功。進柱國。少師徵入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加郭子章都御史。劉繼等各陞賞有差。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三司

司會言於京畿道共審毛尚文沈令譽周嘉慶家屬同  
長班張仕忠等而內監高淮復奏有揚于世一起蓋于  
世亦嘉謨之親東廠最後又獲皎生光一起斯時御史  
康丕揚給事錢彥皐等皆欲坐侍郎郭正域而御史牛  
應元等指天爲誓禮部侍郎李廷機及趙世卿告輔臣  
朱賡既得生光可以具獄矣賡因勸一貫如廷機言事  
得稍解。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  
有差○巡撫湖廣御史梁應龍奏言蓋獲蘊鈐之黨分別  
五等罪狀以聞擬蘊鈐等處斬華雋等勸令自盡英謨

等俱發高墻禁錮。蘊劬等聞宅禁住。蘊、鑿等革爵。革祿。有差會勘時。左布政使薛三才與撫按二臣力辨。諸宗不反。梁雲龍忿然作色曰。世有不反而敢公然殺一巡撫大臣者乎。獄詞既上。溫純亦言。請宗今日之罪。其最重在毆死重臣。一語遂執以斷斯獄。眾議帖然。○朝議以楚宗既平。欲告廟宣捷。大學士沈鯉力言于首輔沈一貫曰。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此猶爲比。民言耳。今宗室駢首就戮。二祖在天之靈。得毋淒然而奈何。張之無已。則下禮曹議。覆其罪。而以文武有勞者。行所司獎勵。則体面不失。而人心服矣。人咸以爲允。○

定讞生光捏造妖書寘之極刑生光搜有刑刻詩板衆  
官第據詩板與之反覆面折且稱彼從始至終不妄板  
一人亦見公道又曰汝實招後饒汝兄弟妻妾子女如  
何徒受苦楚生光大哭曰誰做事叫我替死日後此書  
必有發闕日子那時却不笑我枉死厥衛見情詞參差  
益不伏是役也會問不下十次厥推之衛衛推之厥厥  
衛又推法司諸臣多避忌人人自危卽會審已定猶莫  
敢先出畫題而御史沈裕援筆先畫然後次第畫焉獄  
題定嘉慶正感乃得無事○協理戎政尚書李化龍上  
疏整理經營十二事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

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急君之誼。凡人必  
結其心。乃可以得其力。必同其休。迺可共其戚。今之整  
管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靡濫。使京軍擔  
石之糧。盡得及于身。而潤于其家。夫然後約結可申。而  
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  
去。則軍士傷心之怒。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災。免  
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已復。而神氣漸振。不報。兵  
部侍郎許孚遠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孚遠。德清人。以銓郎。出為建昌守。江陵惡其講學也。  
屢驅屢起。蔡白石。謂其一伴。出世。胡莊。肅。因其由南  
朝北。入見。贊。定。布。一。下。傳。其。手。猶。甚。于。茲。再。見。  
撫。圖。講。明。理。學。詞。旨。淺。洽。誠。被。人。心。風。教。大。行。

禮部侍郎李廷機疏請禁儀司之弊。時宗藩請封其費不貲。天曠之胃等于無告。故疏及之。○兩廣總督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澳九夷貿易。番舶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事。難結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有功。將士分功。蔽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約。其靖邊等地。疆臣于楊首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酋亡之後。遂怏怏不服。○大學士沈鯉予告回籍。鯉念時事艱難。天聽未盡。回不積誠。無以報主。乃列謹天戒。恤民窮等十事。書之于屏。每入閣則率兩

房官拜禱。願天啓聖聰。或譁鯉爲詛呪。上大怒立命。

中貴取觀之。曰。此非詛呪語也。讒者曰。其詛呪但不出聲耳。上默然不應。妖書之事。因嘉慶與鯉有連。危甚。

賴。天子聖明。素知其心得無恙。出都日。猶有讒其衣紅袍。馳騎閱邊者。賴大璫矩爲解。迺已。○客星變。上釋詔獄等官。何棟如。華鉦等二十四名爲民回籍。

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挾夷肆劫。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一船。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欺給。盡沒其貲。夷爲具告。守土大吏不辨。侏僂之言。惟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

兵卒生至  
邊濠大都  
如此

高汝栻曰予聞金史頗有一事相類時有銀珠斯大  
王者留守燕臺有奸民負僧金不肯償僧誦言欲申  
訴通者大恐相率賂通事通事得其厚賄欣然許諾  
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替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  
僧欲焚身動天以種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塞痕  
者再庭下已有牽牒而驅之者僧莫測所以扣之則  
曰塞痕者好也狀行矣看吏出刑則適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其牛黎憤殺數人去叅  
將其倖功聞于兵備道姚善率衆俺之大敗督府遣師  
援之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入深險莫可奈何  
得老弱首數顆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水西疆界不定時播賞已行播  
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之主張故疏



及之。

董其昌曰。及黠有言。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識國体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十之三。控制之法。寧畧無詳。如養廉然。不至于害人而止。則善矣。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楊時喬。而一貫怒其嚴請。以兵部尚書蕭大亨主筆疏上。一上以時喬廉直。竟屬之。與都御史溫純力持公道。執政使人語喬曰。此番計事。凡舊嫌夙怨。當一切破除。又曰。各屬賢不肖。一聽其長。以受成于明主。不得有所侵奪。喬嘆曰。此挾天子以令諸侯耳。及疏上。久持不下。請罷不許。降給事中錢夢皋於外。既察處。投之黜籍。中旨留之。

楚宗事起。夢皋左袒執政。衆論甚喧。吏部出之于外。以四明庇得留用。于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謫外。

龐時雍曰。國家之有黜陟。聽之冢宰。亦以凡在大體。大綱之列者。皆得以考功從事。夢皋以妖言誣大臣。黜之外。而留考察。復留。則凡有名與席者。皆可管脫也。豈所以警官邪。維國紀。執事之大者哉。夫朝論斥一小臣。覲顏就列。誇張爲幻。勝勢益殖。使怒者髮指。笑者齒冷。比者士大夫負意氣。標門戶。勢成朋黨。有議共憂。然破朋黨。必大臣捐成心。而用舍實大。竊竊一貫。既以身爲朋的。復又成心未化。至于高宗反謀。無迹。凡以卑詞轉易。重文橫入。折律二端。渡深不平。台臣以爭楚事論。旣爲王叢怨。科臣以攻台臣幸。言路解體。何利而爲此耶。

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予告回籍。○以江西新城知縣

高江爲直隸東光縣教諭。湖口太監李道鷲暴其爪牙，虎而冠，大肆威福。江與揖抗禮，議稅。江曰：「新濱江瘠壤，商賈不集，何稅之有？」道索庫金。江曰：「新無積儲，浚民膏以爲中。貴人歡，令實不能。」道大怒，慢罵去。復檄新城包稅。江一切拒之。新民某所居，山不數畝，下爲廬以居。土葬其親，道欲鑿之。江再爲牘白上官，爭之力。道黨王金吾復至，新求賂，語侵江。江不堪，忿，抑獵纓，起曰：「鼠輩，豈以吾重去官耶？吾歸矣。」遂上牒乞歸。御史史弼欽其廉。明慈愛再三懇留，江堅執不得已。以改教題請去之日，民攀援羅拜，且有下淚者。後補東光教諭，署吳橋縣事。

編審徭役親爲勾校大服民心大瑞盧受延之賞雪體  
寒令吏索衣未至出貂裘衣以衣至解還之瑞曰裘值  
百金而少之耶江莞而笑曰子思不受狐白裘于子方  
吾貧不若子思君裘不啻子方故不受耳瑞任從俯強  
衣之江拂袖而起其介直大都如此江仁和人萬曆乙  
酉南榜之魁○命曹時聘爲工部侍郎總督河道溯河  
之功前河臣李化龍已有成畫次第程督運舟可以無  
阻惟大挑黃河塞蘓莊決口而後可故時聘上疏曰河  
性湍悍未有久而不決決而不塞者顧其所經行之道  
南有陵北有運稍有侵軼便逢其害治之之術雖多然

其大要必出于南北適中之路。自蘓莊決而河遂北注。沈豐沛。沼單魚。要南陽。蕩金濟。其勢之大可憂者三。而而機之不可失者二。今宜導河自朱旺口。以達小浮橋。合于彭城之故道。度用金錢可八十萬緡。疏三上。乃下部議。後報可。而經費匱。彼此爭執。興役之人。仰給于縣官者。至二十餘萬人。無所得精。錙稱寸量。唇舌爲疲。脾獲鹿人。

八月禮部侍郎馮琦奏言。自礦使出。而天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徒役。動以千百。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就稅使處  
隨之悲曲  
盡無遺

皇。上。欲。愛。民。而。彼。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  
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  
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蓋。近。  
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自。有。成。奏。假。武。弁。  
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  
行。之。運。謀。如。鬼。賊。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病。貧。  
者。家。無。宿。儲。止。憑。管。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  
之。喉。至。于。富。民。加。彼。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買。礦。  
砂。誣。以。興。販。私。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  
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

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同今以刺骨之窮  
抱傷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  
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飽乎。

疏奏雖謂中而罷礦之止實由此疏為  
馬一言之重重于九鼎其此之謂耶。

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

礦稅雖罷而諸閹肆橫如故且推升行取業奉成命  
而考選故久不行臺諫員缺直指罷遣或滿不得代  
或虛無人而候選諸臣勞瘁尤其外則藩臬郡守不  
得補除有司歷奉最久不得轉遷諸臣言之如以水  
投石也奈  
國事何

十一月十四日皇元孫生是為 熹宗皇帝 上喜得

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命

皇太子正官封妃。餘皆才人。俱照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覽。上各欽降一部。爲定式。○聖母壽屆六袞。適會皇孫誕生。尊上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詔告天下。覃思中外。○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田地。棄新疆爲旣脫。時奴酋勢甚張。浙逼寬奠。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緒卽于愛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灘派給賞。總鎮蹇達巡撫趙楫布政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敘功。并賜奴兒哈赤賞。○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視昏黑。又鎮



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秦州。○南京教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爲灰或自空中分作三塊墜地有聲尋覓無迹。丙午萬曆三十四年福建稅監高宗激變閩中民大開。巡撫袁一驥輯定之。宗肆虐于民一驥時爲左轄已力扼而制之。比開府又盡捕其爪牙置之法會粵璫歿。上使宗兼筦粵稅。宗故垂涎粵。旣被命則造樓船餘艘。治戎器招集亡命徵集百貨將闖出與諸吏市而躬自往粵。閩人麋集其門索市直不予。民大闕。宗所殺傷百十人。射火箭焚民居無筭。閩大擾。又率其黨介而馳。關入中丞陳。以請救爲辭。一驥叱曰。爾虐吾民何救爲。時

蚤衙初散。一驥方坐銓閣。治文書旁無待者。宋挽之出。至通衢。則介士畢集。將殺宋。一驥目止之。後觀察兵道。聞變。冒白刀馳至。以大義責宋。宋得歸署。而民心少輯。定○遼東巡撫李植。屢疏乞歸。留中不報。植撫治衝邊。素敢任事。緣虜騎突入。與按臣王業弘相持。氣激而爭。爭久而各標一隊。部院議速更業弘之差。以查勘付之。後暫解植之任。以效用俟其異。日疏經兩月。終未批發。云○督理礦稅太監張忠。叅夏縣知縣韓薰。才力不及。經擬量調閒僻事。下部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道府之公評訪里巷之輿論。某也賢。某也否。其才地不相宜者。

據實上陳。猶下吏部題覆。而後處之。今中使而可以參人。則朝廷設撫按何爲哉。此舉實出部民。李成業膚受之愆。卽忠疏云。李成業毫無過犯。因巡按訪察。而抵解刑繫者。蓋其本情也。其意可知矣。後部覆。竟以韓應調與否。聽撫按查實具奏云。○大學士沈一貫揭帖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速賜考選。以光聖德。上以諸臣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激。是以延遲。咨之。併命查候補起復的。分別奏用。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十三道南北百四十八人。今在北者。或一人。而三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篆。患病不得請差。滿不得代。待班借及于中。翰監禮取。盈於蘇徐。况行取已奉徵齊。離借任而集闕下。既不

得卽列臺省之班。又不得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  
之侍從如此。其價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此祀  
宗以來所  
未有也。

兵部尚書李化龍上防邊任將十六事不報。○上命  
欽取南京戶科錢糧供御署部事吏部侍郎葉向高疏  
奏自萬曆二十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  
後日侵月割耗費殆盡。今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  
入數只二十萬。遠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  
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繼此不已。則戶部之帑  
立空。而枵腹之變可立待矣。况所取之物。名爲供御。而  
實則羣小營謀。視爲奇貨。射影鑿空。巧立名色。一聞詔

下蟻聚蠅趨奸商之冒濫。吏書之橫索。匠役之虛糜。百孔千瘡。展轉奸利。一金之直。動費十金。十金之直。動費百金。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爛而已。朝廷被其虛名。羣小享其實利。當事者。若無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獲。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知之也。乞額外欽取。盡行停罷。卽歲供物件。悉心節省不報。○兵科給事宋一韓。參總兵李成梁。巡撫趙抃。棄地陷虜。事下部。奴酋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倉猝請兵設防。故兵科有是參。

九月。稅監高家私以紅毛夷入市。貢闕南路。屬有紅毛

夷人不知其何種。駕巨艦如山。至近島求市。且請金錢。數十萬上供。而厚爲稅。璫壽。璫大喜。私許其市。叅將施德政聞之。謂此市開。是延寇也。力言于御史。御史奏之。謂若許其入貢。禍閩將無已時。一上可其奏。璫大恨德政。會德政召入禁旅。或語璫。是其橐中多珍異。胙其餽。可富也。且可釋憾。璫然之。遣人禦之。途發篋。廩金數兩而已。復藉以還之。而傳聞者。遂謂德政爲璫所撓云。○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叅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求植。攘克貪濫。下部院叅看。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孤立獨行。多仇少與。孫朝奏疏中。至欲食其肉。而寢處

其皮在。聖上之前。尚且如此。詈罵其平日。以盛氣加撫臣可知。始相疑。繼相爭。撫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撫臣。雖下部院參看。明知內臣之非。然畏以蜚語相加。但有和解而已。

十月日本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奉朝鮮書。辨尋盟。盡誅行長等。移秀吉子秀賴于太原。并縛送據王京時。發掘朝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來探。以家康云。壬辰在關東。不預其事。關東卒無一人渡海。而朝鮮還人報倭諸島。築城對島。以主和事。獨蠲役倭言和事不成。則下十六州。盡往朝鮮。王以聞。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

款不絕。○應天府等生員辱南京祠祭司主事葛寅亮，遂投劾歸。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利，有賜田者，稽耕藉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與補墜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而時諸生噴其盡翻所爲，因辱之。寅亮遂投牒歸。

十一月長至日，南都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兵部報有

賊萬人，殺諸司官，據城僭號，閉九門者三日。會操口次

日擒劉天敘等四十九人。時天敘妄言法術，而豐城侯

李某告之，內外守備張大其事。然皆戶流下賤，萊傭賸

麵人也。兵部尚書孫鑣欲以捕反爲功，擬磔七人，餘皆

丁有持身  
法加其  
民用嚴恕  
各得其條



生活無異  
者多矣

皇明法傳錄

主朝卷六

皇帝

二十七

斬而操江都御史下賔署大理。姚詢其詞，妄言者坐磔一人，斬一人，餘充戍。無辜追捕者悉得活。

焦竑曰：天攸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撞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者也。自言有法術，能畫地地監，指天天開，且知人之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為顯官，一婦人哭于陌上，呼而視曰：來生當為后妃，迷携與同去，行淫如是而已。南京衛軍士某頗黠，欲誘而取之，陽禮為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愈甚，計窮，謬言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宜各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操江報之兵部耳。

十二月兵科呂邦燿奏土司安彊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藉彊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時論頗以為非。

朱國楨曰安聖臣奉朝命惟謹蜀撫喬壁星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喜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劫前院王象乾而去

戶部員外龐時雍疏叅大學士沈一貫十大欺罔十大誤國上怒降而調之于外先是劉元珍朱吾弼叅論一貫事關遠密有無真僞皆不可知而一貫辨疏左支右吾欲飾辨以謝人言且卸已過以歸皇上是以時

雍參之○降禮部主事鄭振先四川永寧宣撫衛經歷先是振先疏論輔臣沈一貫朱賡李廷機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布置接受其他無不從風而靡或鄉曲暱厚或賄賂相結或出于其門官于其里密受衣鉢顯露封

章甚且比之爲李林甫盧杞秦檜云于是大學士沈一  
貫沈鯉致仕回籍振先亦京察去官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吏部奏言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  
弛已極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  
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奉差而未還任者則見在任  
事之官與缺官未任正相半懇乞速賜點用以修實政  
上是之○吏部催請考選諸臣點用台省疏留中既而  
下考選堪任部屬官等共十六員

往族行取一年一次茲則獨選往族考選科道官或  
百餘員或七八十員茲則闕少計各官行取到京已  
二年半下憂去者三人終養去者一人病去者又五  
六人起授科道未奉點用惟擬部屬者得旨一時中

外款  
傳局

二月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楊道賓協理詹事府  
禮部侍郎黃汝良充主試官取施鳳來等三百人○大  
學士朱賡請益置閣臣上特召起原任大學士王錫爵欽點禮部尚書于慎行吏部侍郎李廷機南京吏部  
侍郎葉向高入閣辦事先是廷推閣臣七人以慎行爲  
首而未及錫爵至是特諭內閣云朕思舊輔王錫爵輔  
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  
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吏部承旨加少保建極殿大  
學士遣官敦趨入閣○上一日檢發舊疏無用撫臣者

三司道者五通國歡忻仰誦。聖明圖治任人之美。

晉府奉國中尉新故許泰汾陽知府崔士榮以無辜繫新故以越訴首煥統命行該撫按從公查勘然奏雖新故之名而故實臥病數月方起聞知此事力辨不知何人匿姓詐稱故名預乞案候移文撫案體勘具奏云○廣東巡按御史顧龍楨與左布政王泮議事不合投杯相擊事聞命行撫按從公嚴勘到之日從重議處

高汝栻曰其矣休統之案台綱之隙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所禮節問耳。至泮則觸之使怒批之始爭爭而至毀冠裂裳。撫皆相加爲羣僚則矣。則其休變夷極矣。次日王泮得爲後文求歸而以其事具疏馳奏。及龍楨疏至而後勅。然龍楨交泮之氣甚厲而奏對之詞反平泮呈請

之文甚恭。而許奏之說靡辨。一則過在舉動。一則過在心術。後勅明各回籍開住。

三月廷試。賜進士黃士俊、施鳳來、張瑞圖等。及第出身有差。○吏部尚書李戴卒。贈少保。謚戴河南延津

人。軀幹宏碩。腹如瓠。而善容無貴倨態。時言者醜詆。遂郎以嘗之上。詰責甚厲。戴不爲動。第引咎自責。卽得全。他部中有相閱詆之者。謂用劉襄之爲中書舍人。有私

戴疏。請廷臣覆試。果才子也。其效厚。持大體類如此。

神廟自漢豐以來。冢宰數不稱。有不能安其位而戴。滿六年。內外大計。人無間言。六卿中不多得也。癸卯。以妖書事歸。越五年而卒。

原任大學士王錫爵聞命。特召具疏謝恩。懇辭不赴。

上復遣官敦趨○下工科都給事王德完于鎮撫司德完所疏之事言涉中官上曰官闈嚴密且中官侍朕起居親藥餌有何疾厄德完輒敢狂肆逞隱妄言是非必有主使之入下鎮撫司訊究後部聞疏救得削籍回去○降吏部司官王永光一級其餘罰俸半年以陞何喬遠遂中立也二人原係欽降官員一以直陳時事而降一以本衙門不列銜署而降未嘗有不許朦朧推陞字面吏部尚書認罪乞宥姑留降級骨事○于慎行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入東閣隨卒贈太保謚文定是時慎行風疾陡發微有所苦既就道趨起不欲行以葉向

高相促勉抵京。陛見之辰，怯寒拜起紆緩，司儀者欲無糾慎，行不可，仍自具疏請罪。溫旨慰答，令入闕視事，遂臥病數日卒。

高汝拭曰：真行東阿人，髫髻赴鹿鳴，深沈勁挺，不爲明時大爲正人所倚，信方江陵之世，士夫附麗，稱功頌德者，十人而九，當其奪情行，以日講草疏欲純爲桂林所止，江陵知而登之，遂乞病歸，及改言者，振暴其罪，上震怒，命刑部侍郎丘操同內璫往籍其家，行獨移書于丘，引大體調護營救，極其切至，天下稱其仁盡義至焉。

吏什嫌士慎言，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爲務。

閏六月，京都大雨如注，晝夜不息，京邸高廠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皆成巨浸，平陸成江，內外城垣傾塌二



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塌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衝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若干。死。運軍若干。雨霽。三月。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波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酌量濟救。仍照甲寅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以濟飢民。○大學士朱巖疏。奏礦稅之擾。章疏留中。卽閣。揭不荅片語。一槩停閣。其末云。時時戶外。羅無對証之冤。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又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之狀。按劔相視。諄語。蕭如輔相之地。真苦海矣。山西巡按御史趙文炳題已。

故右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加贈京銜旌表 上命

贈太僕寺卿

溶別歷中外久著風猷以觀磨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頃紙贖書充公費可謂廉矣福建督稅內監高家荐福建布政陳性學堪陞福建巡撫事下部

高汝柱曰巡撫係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皇上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荐雖衆人共荐亦不執定何人今廷推二次舉用五人高家亦不候 皇上裁擇指定性學一人應爲巡撫寬大不敬也此端一開異日地方官必有獻交結以求陞荐者守使必有借舉荐以市恩私者進退大權爲邪端所操可不爲凜凜駭

十二月順天巡撫劉四科奏言擦推子關在本臺根抵

皇明法傳錄卷六 王朝卷六

皇帝

七

起霹靂雷火一塊進十八號臺擊碎旗杆一根擊死本  
臺百總湯明之子又提小孩子一名在臺外放下未死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正月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  
卿應天巡撫各揭帖地方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  
以至蘓松常鎮諸郡皆被泮沒週迴千餘里茫然巨浸  
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種而寸土難藝圩岸無  
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頽暴骨漂屍淒涼滿目棄妻失子  
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  
蕩爲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航偏于陸地魚鱉遊  
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詔留稅銀五萬兩

二十萬  
賑濟可見  
聖主心存  
濟世以取  
之民者還  
以予之民  
也立設盈  
慶各積而  
不散者哉

賑濟蘓松常鎮四府又發鹽課儀真稅銀共十五萬兩  
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禮部侍郎楊道賓上修省五  
事一日葆夜氣二日勤召對三日下章奏四日慎內批  
五日去形迹時中外封事多留中間有一二從中出者  
人頗以爲疑故疏及之道賓爲祭酒時表進三國志五  
代史多所規諷人傳而誦之然疏入不報○福州軍蘓  
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二月南京工科給事中金士衡疏糾李廷機之執拗總  
兵李成梁巡撫趙楫敗壞邊事諸狀留中不報○禮部  
尚書馮琦疏奏去歲楚民洶洶皇上一易中使全楚

帖然無他。今天下最爲民害者。遼東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監惡不減。陳奉乞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歸併就近。內臣管理不報。○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爲給事中。黃吉士爲御史。行取諸臣到京。三年羈旅。已久。吏部陳請四十餘疏不報。一日忽傳新命。滿廷無不懽呼。三月戶科都給事李應榮題趙壽祖先被論劾回籍聽。勘投書乞憐。鄙卑無耻。尚書蕭大亨奉旨革去官銜。以敘功而復歷考滿。不當前後通理。部郎馬大儒串通情弊。上命革壽祖籍。閑住。准大亨復銜通理。大儒照舊。

供職而嘉應榮舉發私書着與記錄○命順天府通州  
于泐縣永樂店創造景命殿成勅中官護守

永樂店聖母誕育之地茲舉也慈聖出帑金不煩將  
作右爲佛寺左爲漢壽亭侯爽詔宏壯足以昭地靈  
章濟發亦一奇觀也

四月左都御史溫純卒贈少保謚

純以諫垣開府浙中歷御史大夫在南北四典內外  
大試以御史劉九經與四明不合遂成水火乙巳  
內試純黜錢夢皋等數人中  
旨特旨用純遂致仕至是卒

江西巡按史弼奏參大學士李廷機在部不奉朝命遣  
使通夷上怒黜之

高汝斌曰廷機在部時因建首被獨日甚故遣序班  
李維葵以書諭之謂虜止于勒索可以口舌折也第

是月去尊奉三月未六額聖帝

其夫在。不。朝。命。耳。其。心。原。為。國。為。民。初。無。他。意。故。者。燕。善。謂。奴。酋。之。作。逆。李。書。實。招。之。凡。有。仲。淹。元。昊。之。論。此。甚。過。當。世。言。其。偏。執。則。然。至。于。論。變。機。謀。掩。人。落。木。此。則。斷。乎。在。所。不。為。葉。向。高。與。頊。天。變。書。曰。不。佞。可。以。一。子。三。孫。明。其。不。然。噫。斯。實。錄。矣。

五月大學士朱廣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廣山陰人其遺疏請

補閣臣忠悃可掬

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時奴酋已二年失貢矣。黠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莫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尚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變以爲奴酋之資。吏部侍郎湯時喬力言

建酋叵測。遂左重困。有旨撤高淮還京。

大學士葉向高疏奏。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迹。又曰。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工部又以賞夷無厝。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恣相尤。又曰。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生。逃亾流竄。每聞號訴。盡爲酸心。叩其受害之故。牛



爲鋪墊。半爲奸胥。于國家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與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也。倘有風塵之警。及于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卽有民亦不肯爲我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不報。○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蹇達卒。達爲人碩大魁岸。美鬚髯。聲如洪鍾。策事百不失一。其督薊遼也。高淮張甚。叅劾不下二十餘疏。如水投石。因乞骸歸。三日而殂。發于背。猶草疏傳檄如故。爲書與長安縉紳曰。民力中乾。虜情外狡。兵餉久乏。稅使日橫。封疆之臣。計無復之。有死而已。後上卒采其言。檄淮歸。人謂其功萬千。誅虜焉。廷推大司寇大同空背不報。

傳以爲淮寶百計阻撓之達四川重慶衛人○撤回梁  
承回京永在陝西橫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諸之上  
上爲迨治之舉朝論救不聽至是中旨撤回○禮科  
邵庶奏言旌卹濫請成風乞嚴禁之

按高皇帝首諭表揚節孝本以敦實幽隱風勵耆民  
高閨吳山所云衣冠之家禮義自出何待表揚近來  
請乞多歸縉紳而閭  
里寒微遺漏者多矣

御史金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漕錢糧止有此數兵馬並  
得撥添邊腹撫臣宜以節省之數上戶兵二部以爲優  
予○戶部尚書趙世濟言用人各有職掌無所不統而  
推擇司官反倚耳目推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意

董其昌曰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吾人當丞廢歷王天  
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省其如此言爲家宰亦  
當如是矣